我们班的解老眯

翟　龙

他叫解铁根，解老眯是他的外号。

就麻衣相说，解铁根前庭、地阁、五官长得都不错，就是眼小了点，很长，细眯眯的，不管看什么东西，头总抬得很高，很吃力地，象是看夏天里正午的太阳。因为眼睛总眯着，大家就叫他解老眯。

他整日不慌不忙的。上班钟敲过半天，他还找不到捆腰的绳："财迷也不能这样吗，一节草绳都放在眼里。"最后，还是在他的床底下拉出来："有鬼了，这东西怎么能自己跑到床底下去。"自言自语着，爬到床底下审视半天，然后不紧不慢地朝工地走。每一次他都走在最后。下班也同样，他也照旧走在最后，管工具的，每天下班都要曳着嗓子喊："解老眯，你不吃饭别人还要吃饭哩！"干活，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嫌他笨，磨蹭。他工龄已有十五年了，算得上老工人，有着一定资历，但他什么技术活都不会，垒墙砌石，抹灰装修，他从来没有做过大工。他给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小伙子当小工、做下手，从不汗颜。每逢干包工活，班长最为难的是分配谁和解老眯搭伴。全班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结帮。对这些，解老眯从不介意、不记恨、不觉得尴尬，大不了嘴里嘟囔一句："不合伙了罢毬。"

解老眯的活干得极"艺术"，不停，不乱，不紧，不慢，干得你没法赞扬，慢得你没法批评。干起活，他能在动中歇，歇中动。用铁锨装土，他可以一分钟装一锨，全然慢节奏，每一锨都有严格的一套工序：进锨、唾沫润掌、弯腰、寻视、垫腿、再寻视、端起、悠一下，再悠一下，最后才难分难舍地抛出去，动作协调连贯，干起来，可以八小时不歇手，但永远只见干不见效率。

他很省俭。他家里负担不重，钱总是攒着，存银行不放心，全部压箱子底。他的钱十元五元是分了类的，钱上的号码，笔记本上要记着。他的钱一般是不借人的。他认为，借人就等于给人。万一借了，是十块一张的，你不能还两张五元的，也不能还十张一块的。

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解老眯的箱子被人撬了，三千块钱丢了。大家只知道他有钱，有多少，搞不清。在工程队，能积攒这个数很不容易。解老眯一看大敞的箱口，哇地一声吐了，扶了箱子便不断声地大嚎，八尺大汉，声泪俱壮，看了也实是让人动心。公安科来人了，分析结果是内盗，办案员找解老眯谈话，让他帮助提供线索。解老眯拿出一个日记本，这上面尽是钱的号码，密密麻麻的，他说："我能知道谁偷的啊，干这些事的人能让你知道？钱是丢定了，我只剩一本子钱的号码……"办案员暗暗高兴，他通知各个供应站和商店注意。当时，单位在青海热水施工，这里是高原牧区，偏僻荒凉，商店供应站也就那么几个。没过多久，小偷自以为没事，拿钱去花，很快就被抓住，三千元失而复得。从此，解老眯记钱号码的劲头就更足了。

路基、桥梁、隧道、铺架，凡属铁路工程，解老眯全都干过。登高爬低，救灾抢险，也从未说过什么。隧道施工，掌子面上的掘进是顶危险的。这一天，正在装炮，解老眯说："咦，这声音好像不对。"班长伏在峒壁上，隐隐约约听到沙流石裂的声音，等他转回头，峒顶细砂微石已细雨般地撒下来，他立即喊："快跑！"大家迅捷地一个斜窜，尚未站稳，身后便轰隆一声巨响，平导塌了。几个人惊慌慌地跑出峒子，一点数，少了解老眯。班长跑进峒，大声喊："老眯，老眯！"大家也跟着喊，喊声里明显地多了哭音儿。"我在这儿呢。"声音虽是从石缝里挤出来的，却是脆亮亮的。大家赶紧就扒，不一会扒开了，解老眯正好夹在三块大石头中间，三块石头巧妙地支撑了一个"瓜棚"，解老眯安然无恙地立在中间，帽子被大石挤成两半，但老眯却好好的，一块肉皮也没蹭着。班长放了心，转念又很生气，"妈的，你在最外头，怎么还没跑出来？"老眯说："我的衣服没拿啊。""衣服要紧还是命要紧！""都要紧，三年就发这么两套，丢了多可惜。你们别大惊小怪，该死的娃娃朝天，不该死的，子弹在头上钻窟窿也不死。"

在回队的路上，大家惊后思险，很有些后怕，不是解老眯气吭得早，今天就全完了。班长问解老眯怎么听得出声音不对头？

解老眯把每个人看了一眼，停了半天，才轻描淡写地说："我看峒里的水比昨天的大，干过隧道的人都知道，砂加石最怕水，水一大就容易出问题。我昨天在石缝里放了一把小刀，今天找时却不见了，石缝裂得比原来大，我把炮棍插入炮眼，贴上去一听，声音不对头，我才感到不妙……"大家都没有吭气，只是认真地打量这个永远眯缝着眼睛的人，似乎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似的。

（插图　林涛）

时代风采纪实文学征文

工行杯

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合办

小镇报春　郭义明

告别冬天

（散文诗）

柳笛

别了，冬天！

当第一缕春风送来少女般的温馨；当第一次燕子飞出荒寂，衔来春的讯息；当第一株幼芽拨开黑色的土壤，把绿色奉献给大地，……我只能轻轻地说一声——别了，冬天！

冬天是令人挚爱而又敬畏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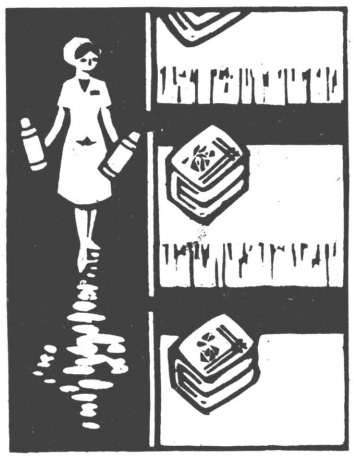
冬是圣洁。

冬日那扑朔迷离的雪花，蕴蓄着透明的灵感，在人们觉察不到的悉索声中，降落到世间，用美敲醒了每一扇小窗，用爱安抚了每一片荒漠。那充溢天地间的蓝幽幽的银白，那树丛上冰清玉洁的霜挂，那雪野中隐约可见的梅花……显示出一种自然，一种平静，一种属于天籁的倾听。

冬是积畜。

老迈的小草在冬的怀里凋零了，但并不是走向死亡，冬的厚爱中，孕育着它更新的生命；山林枯瘦了，但并不是颓败，冬的霜汁幻化着它拔节的遐想；土地沉默着，但并不是荒凉，沉默中准备着更深的耕耘，更丰盈的收获。一切都在冬日里期待。一切都在冬日里休整。一切都在冬日里酝酿。

冬是严厉。



服务员　习凤山

在强悍的搏斗中，肮脏得到的了清除，丑恶得的了埋葬。该枯朽的加快枯朽，该灭亡的加剧灭亡。

毒菌被寒风撕裂，腐败被冰雪冻僵。一切都重新接受考验，一切都在考验后获得希望……

这就是冬。冬属于孩童的雪仗，冬属于山野的苍茫，冬属除夕的爆竹，冬属于姑娘的红纱巾，冬属于男人的逐猎场。冬属于勇放、刚毅和健康。

冬是令人依恋和动情的。

如果没有冬，人们怎么去领略春的繁茂娇媚、夏的热烈酣畅、秋的旷远这深邃呢！

然而，冬天毕竟耍过去了。

举起被冬的风雪铸得刚劲的手臂，挺起被冬的凛冽后拓宽了的胸膛，我深情地说一声：别了，冬天！

耳畔，春天沙沙的脚步声在响……

本版编辑　叶广芩

刊头设计　董凤山

钢城之夜

李红林

这里没有冬天，
这里没有夜晚，
无论白昼和黑夜，
这里总是红霞一片；
高炉前铁水奔流，
炉台旁钢花璀璨，
紫烟翻腾袅袅上升，
冶炼的炉台火光闪闪。
啊……
钢城之夜多美好，
我爱钢城的夜晚。
这里没有严寒，
这里没有黑暗，
无论春夏与秋冬，
这里总是星光灿烂。
车间上天车运转，
轧机下金龙狂欢，
钢水倾泻飞瀑流丹，
汇成神奇闪光的巨澜。
啊……
钢城之夜多美好，
我爱钢城的夜晚。

火花

杨爱玲

避雷针

并非为了弦耀自己，
才站得那么高。

灯蛾

既然那么喜爱光明，
为什么白昼却不见踪影？

机械电子工业部
中国自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

西北分公司

公司简介

中国自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是机械电子工业部所属的专业工程公司，是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经济实体。西北分公司是总公司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

业务范围

为冶金、电力、煤炭、化工、石油、纺织、轻工等行业的大、中、小型工程组织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设备成套供货，并可为中、小型项目进行安装、调校。

经营自动化仪表、电工仪器仪表、成份分析仪器、光学仪器、照相机等十三大类仪器仪表及元件、材料。

承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炉料等原材料和配套机电产品的代订、代购和市场调剂等物资供应业务。

经理：李作元　　地址：西安市劳动路　　电话：4—1234　　电挂：1030　　邮码：710082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